

神国 漫游

田兆元◎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人 文 寻 真 录 丛 书

由于灶神是得統
治者恩准的“正
祀”的祭祀對象
列入了正典，因
此在長期的信仰
及神話發展過程
中，蘊積了大量
的文化內涵，民
眾的許多價值觀
念都沉澱在灶神
神話里。

神国 漫游

田兆元◎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 卫
封面装帧 陈 楠

·人文寻真录·

神 国 漫 游

田兆元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6 插页 4 字数 103,000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208-03038-3/G·551

定 价 10.00 元

目 录

1 引言：真假辨

第一辑 神话的国度

26 中国神话有系统

32 中国神灵何其多

39 上帝面前不平等

45 说“淫祀”

53 说“瑞”

59 说“天子气”

65 关于宿命

69 灶神的悲喜剧

79 灶神与富贵梦

85 好妖精的迷魂阵

95 文人鬼神癖

102 儒教的神话依据

107 游移的道教主神

116 不信神的教主

第二辑 鬼话连篇

122 旧瓶旧酒新标签

132 安装地狱

139 过灵不灵

第三辑 天上与人间

148 《楚辞》神话

172 和平母题

179 中国的鬼神崇拜

引言：真假辨

一、假的就是假的

历史上的神话是假的还是真的？

这个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却会变得含混不清和难以应答。前人及今人中那些信奉宗教的人，对于己方的宗教神话，则一言以蔽之：真的。而对于异端的神话，则必斥之为假、为妄。这样看来，好象神话就有一真一假两类？

一位历史学家也曾这样感叹道：

神话和历史是近亲，因为两者都通过讲述某种故事而说明事情的原委。但我们通常的讲法是，神话是假的而历史是真的，或渴望它是真的。因此，历史学家在驳斥别人的结论时就称其为神话般的，而声称他自己的观点是真实的。但在一位历史学家看来是真的东西，在另一位看来就会是假的。这样，这位历史学家的真理甚至就在讲出来的时候就成了另一位历史学家

的神话。^①

是真是假遂没了客观准则,悉由当事人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确定。那么,这个世界上岂不是没有了真理?

于是,有越来越多的追求“真理”的人,开始以科学实证的方法来确定神话的真实性,确定神话就是“历史”。

19 世纪,德国有一商人谢里曼,他试图找到《荷马史诗》中所描写的特洛伊城,并把埋在城里的金银宝贝给挖出来。他怀揣《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按图索骥,挖出了一些古代城池的遗迹和大量的金银财宝。据说《奥德赛》里许多家喻户晓的场面,如足智多谋的英雄的凯旋、佩尼罗帕的求婚者的狂饮、血染宫廷的惨剧等等,都被谢里曼的铁锹赋予了新的现实的形象。尤其突出的是,谢里曼宣称找到了阿加门农的墓,阿加门农和他的战友被他妻子的情夫所杀,他们的尸骨被发现了,面目依稀可辨,眼窝是空的,鼻子没有了,嘴扭曲着像是在发笑,也许是记起生前最后一次荒唐!这种“科学”地对《荷马史诗》的印证恐怕是 19 世纪的一大新神话,然而,它却燃起了不少人企图以神话去探求真实历史的希望之火。

对一些奇异现象的科学探索也使人们重新打量

① 威廉·H·麦克尼尔:《神话—历史:真理、神话、历史和历史学家》。见《现代史学的挑战》,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神话,认为古老神话的描述不一定是假的。如飞碟、气功和外星人问题的研究,使人觉得一下子思路大开;长生不老及天上诸神原不是空穴来风,不少神话不过是外星人及我们尚不太清楚的自然现象变化的实录而已。人们开始觉得神话不过是生命科学的例证罢了,毫无神秘可言。更有甚者,一些易学大师把“推往知来”术大加夸张,让迷信挂上科学名头,致使神话的真假问题愈发扑朔迷离。

神话的荒唐外相使人们难以相信它是真的,于是,有新理论出台,认为神话反映的不是历史的现象,但反映了历史的本质。固然,神话里面存有史影,但跟历史的真实面貌距离甚大。如果说现实力量够用了,还要神话干什么?所以,历史上的神话大都跟历史不符。事实上,我们应当说,神话的制作历史是真的,而神话本身则是假的。我们可以考察真实的神话制作的发展史,而这一神话制作史正是历史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看,研究神话倒似乎从另一个侧面研究历史了。

神话都是假的,它或是一种善意的抚慰,或是一种恶意的欺骗,或是一种怯弱的妥协,都与现实状态背离。人们因为没有足够的力量面对现实困境,需仰借外力以壮其气,故神话便成为一大选择。既然是神话,它就不可能真,除了作假的动机是真的以外,其余皆假。

怎么会有人认定神话是真的呢?这就犹如认定

对方的神话是假的一样,认定神话是真的也只是一种主观臆想。在多数情况下,神话是有意制作,即刻意造假,以获得外在力量的支撑。至于听信神话的人们还要把神话当作是真的,则多为遭蛊惑所致。人们很容易被一些假象所迷惑。特别是当假象合乎人们的主观愿望的时候,人们往往宁可相信神话,而不愿承认那令人烦恼的现实。这样便造就了神话的温床,神话也就有了市场。

可是,神话不是真的,不管你用什么理论什么方法来分析证明都是没有用的。因为,假的就是假的。

二、弄假成真

既然是假的,怎么又可以成真呢?

曾经有人说过: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这在信息闭塞、事实难以澄清的背景下,其有效性可能是惊人的。孝子曾参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他母亲一直很信赖他。可是,有一天,一个人跑来说,曾参在外面杀人了,曾母不相信;不久,又有消息传来,说曾参杀人了,弄得曾母半信半疑;过后再来一次传言,说曾参杀人了,曾母开始相信这是真的。这或许只是一个寓言,却告诉了我们:反复传扬的假东西在无法立即得到澄清的时候,很容易被人们当作真的。

在人类历史中,把假的东西当成了真的东西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社会往往是被假的东西支配着

走过其历程,这虽然荒诞,但却是真实的历史状况。自东晋开始,有人造了一部伪《古文尚书》。后来千余年间,人们一直把它当作经典奉读,直到清代学者揭露了这部所谓《古文尚书》系后人伪造,此时大家才恍然大悟。

这样以假为真地冤枉着生活,不仅仅是古代的文化人,现代社会中也有不少例子。50年代,我国的史学界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些人根据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的一段话,说是资本主义出现后,封建分割被消灭,民族市场逐步形成,于是,部族变成了民族。这样,民族形成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的产生,于是,汉民族也应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才开始形成。当时范文澜写过一篇论文,称秦汉时期汉族就开始形成了,这本是一个有见地的提法,可立刻遭到了攻伐,因为范文澜的文章不合经典。后来发现是因为翻译不准确的缘故,译者错误地传达了原著的意思。学者们把字典拿出来,将俄文原著细细地品读,总算弄明白,斯大林讲得没有问题,只是在对不同性质的民族时使用了不同的词汇罢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的民族学理论,译者当然没有作假的意思,但人们却可以在错误的译法中把假的当作真的来用,这同古时是一样的。

在历史中,不仅存在着以假为真的现象,而且也存在着以真为假的现象。《百年孤独》中曾描写了一

场血腥大屠杀,幸存者从死人堆里逃回去,却发现因为舆论的宣传,外面的人们都以为没有死人那么回事。他讲出了杀人的真相,但人们反以为他是在说谎。这种墨写的谎言掩盖血写的历史的状况并不是小说家无聊的想象,而是一种真实的历史写照。或许,许多历史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可沉冤到底的并不乏其例。也许,多少年后可得昭雪冤屈,而对已烟消云散的当事者还有什么价值呢?在很多的情况下,骗局时过境迁,连同它的真实背景一齐消散在历史的长河里,连踪影也无从寻得,谁人还管得哪真哪假?这就难怪不少人都想作假了,因为假的可以成为“真”的,且被揭露的概率不高。

时间是一个魔法师。有人说事物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似乎时间本身就可以把许多问题搞清楚,时间一长,是非自然就明了了。其实不然,时间是个毁灭性的实在物,它会将真实与虚假同时毁灭。毁灭掉的虚假不会转为真实,而毁灭掉的真实必然走向虚假。时间的帷幕把本来扑朔迷离的本象更加推向台后。失去了在场的细节,而仅留下一鳞半爪的遗迹,还能恢复真实的历史面貌么?时间让人遗忘,它像一块遮羞布,让丑恶面目不用化装就自动褪去外皮,在朦胧的视野里,依稀秀丽。时间的这种特性强化了神话的生存可能性。一方面,它造成的模糊性使事实本身变得虚幻难求,同时,人类特有的怀旧恋旧情结又使人们乐于传扬昨天的故事,神话的制造

与传播便变得轻而易举起来。

弄假成真的原因并不仅仅是时间的客观因素，而且有着人为的主观因素。神话的产生有时会像是麦克斯·缪勒所说的那样，是一种“语言的疾病”，因为传言的讹误而弄出神话来，人们因此以讹传讹。但这绝不是神话的本源，因为假如说是语言的讹误，改正了讹误神话就应该销声匿迹了。神话在更多的时候，是人们为着种种社会的和政治的需要而有意制造出来的。神话的制造者把假说成真，去骗取人们的信任，是为着实现一定的个人、集团或阶级的利益目的。

神话在传播过程中，人们之所以会信以为真，还与空间的阻隔有关。在古代，生活封闭的人们所接触的世界十分有限，个人相对于辽阔无垠的世界，犹如毫末之在马体，稊米之在大仓，谓之井蛙并不为过。这在客观上就使人们对遥远而又无法亲历的地域及其发生的事件显得无知而又充满好奇，于是，关于遥远的天地四方情形便多只能听信传言了。《楚辞·招魂》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形成的斑驳陆离的世界，如蓬莱、方丈这样一些仙山只能处在海中人们求之不得的地方。事实上，对无限的天地无知与兴趣，正是神话产生的一大诱因。神话传说中的地点，多是常人不得至的绝域，或在甲地传说乙地故事，或在乙地传说丙地故事，传说人均不得亲至，因而易以信之。

神话的编纂者就是利用这种空间特性进行创作的。神话故事往往开头都有主人公走了七七四十九天,翻过了九千九百九十九座山这样一些套话,以割断可以去求证的线索,让人不得不信从之。宗教神话利用空间宣扬其宗教理想的就更为突出。如须弥山,可谓奇高无比,为庞然大物,常人不得测其究竟,而佛国净土,则离这个世界不知多少“由旬”,总之,是修行果位不至者不得生其中。空间隔绝不得究考的属性,使得神话容易被认为是真实的存在。

以假成真的心理因素缘于反复刺激。在现代社会,媒体传播的迅速有效性已令传统的神话传播相形见绌。若媒体被团体或商社所垄断,则生活中布满着神话泡沫。而且,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往往宁可相信一个美丽的谎言,也不想面对一个严酷的事实。这就使民众心理也存在着信假为真的内在基因。

神话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就这样较为轻易地信假为真。

三、身在庐山

神话当然不是编着玩的,它有着要你信以为真的严肃目的。神话只有在被人认为是真的时候,才能实现其价值,它的能量才能充分展现。神话一旦被看破,就像火药着了潮,气球穿了孔,多半没用了。

无论是已经形成了定势的神话还是新造出来的神话，它都必须是一本正经地以神圣不可犯的面目出现，它的真理性须是毋庸置疑的。哥白尼提出了“太阳中心说”，由于跟基督教的宇宙神话相矛盾，所遭迫害十分惨烈。神话不是无意识的产物，相反，制造者多是头脑清醒地造假。当然，要人们把假的当作真的，这还需要一定程度的闭目塞听、愚昧无知的传播者和信奉者，故“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方针就显得十分必要。

人类社会早期信奉“万物有灵”。那个时候，人类都还天真无知，许多自然现象的原因还弄不明白，于是大家都真心实意地相信太阳是神，太阳神手里是有箭的。相信只要画上猎物，在画上用石头乱砸一通，把画像弄得一片狼藉，就能真的把猎物弄上手。那个时代是人类的童年时代，它带给了人类信奉神秘的最初基因。虽然后来和现在的人们大都早已不再信奉万物有灵，可是只要存在尚无法达到真知的领域，只要人们尚无法靠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命运，人们就难免旧病复发。维柯在《新科学》中提到人类社会有三种管理模式。第一种是神治的社会，依靠神话的禁律实施统治，人不过是代天管理人世间的实务而已，这种统治相对便当；第二种则是英雄统治的社会；第三种是温和的人道统治的社会。其实后两种管理模式都没能摆脱神治。如帝王统治要突出帝王的非凡气概，而事实上，凌压凡人的帝王往

往也是等闲之辈，未见出有多少过人的体力与智力，于是，把自己跟神挂钩以显出不同凡响来，就是这些等闲之辈的非等闲的地方了。帝王往往借助了神力才成为帝王，成为社会的主宰者。中国漫长的历史，几乎总是神的统治占据着主导地位。“君权神授”是中国政治神话的一个基本母题，无论君王的才能如何，因为他是神的代表，他的权力为神所赋予，因此，他是当然的治人者。不管是李世民还是刘禅，他们之能够施令于人，所凭依的就是“君权神授”的律条。

“君权神授”如果能够成立。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君权神授”正确，那么世界不就该永远由一个王族统治下去吗？如果君王可以推翻，那就说明君权没有神授，而后来的新的君权就失去了神的保佑了。怎样解决这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呢？早在商、周时期，王族们就想出了招数。君权神授是对的，但是要授给有德的人，夏桀无德，天怒人愤，天爷把君权授给汤，叫他去结果了夏王朝的命运，故造反就成了“替天行道”。等到汤上台，便不再讲有德无德问题了。后来商纣无德，自己不讲，别人要说了。周武王针对纣王的倒行逆施，有一段著名的义正辞严的演说：

今商王受(纣王名)，狎侮五常，荒怠弗敬，
自绝于天，结怨于民……上帝弗顺，祝降时丧。
尔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罚。

《尚书·泰誓》中所载的誓词很长，归结其要，不外是

说本来天把王位交给了商，可这商纣王自绝于天，于是，上天改变了主意，决定把王位交给更加有德的周，让周代天去惩罚商，战士们跟武王去作战不是为了武王，而是履行上天的旨意，故而师出有名。武王及周公后来发展了敬德爱民的治国理论，但对“君权神授”的模式还是要竭力维护着，他们要努力说明：周有德，故天授王权，这是真的！

说明天授周王权是真的后，更要说明周是有德的，故《诗经》中许多篇章都是在说明这个问题。周人的文化比商人落后，商人创造出灿烂的青铜文明时，周人还在西北的土地上转悠，后来发展了一些农业生产，手工业文明不能望商的项背。至文王时并不见有什么特别的经济建树，《诗经·大雅·文王》却说：“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这就是说，早在殷商统治时，上帝就看上了文王，文王时时奔走在上帝的左右，早已得天命了。朱熹《诗集传》在《文王》篇最后写道：“夫知天之所以为天，又知文王之所以为文，则夫与天同德者，可得而言矣。”周人就这样让人去认为他们是得天之道，是天授他们以统治权力的。

周人要人们相信“君权神授”是真的，但自己不太相信上天能保佑自己的国运永恒，故而周公时时叮囑国王及臣下要时时自我约束，否则上天便会把国运收回交给别人了。周人的天命神话于是有了两

个系统：一个是《尚书》中周人自己内部的对天命不太相信的敬而远之的系统，一个是对商遗民训斥及《诗经》“雅”、“颂”中的颂歌，宣扬的是周得天命的神话。周人天命神话的这种分野说明理性很强的周人是在清醒地造假。尽管他们自己不太信天命，但却一本正经地要人相信他们的假话是真的。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已经被指明是神话的那一类神话是已被识破的神话，是已走出历史舞台，死亡了的神话。而真正还在运转着发挥社会效益的活着的神话却是那些正被人认为是千真万确、不是神话的神话。不同利益的群体竞相指斥对方的文化是假的，而已方的学说是真的。神话的建立与摧毁就是在这样一场破假与造假的运动中进行的。“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一位政治野心家直率地表达了政治统治的诀窍。我们须知：我们可能正被神话在运转，这是因为我们已信了神话而浑然不觉，而神话的制造本身就要让人相信它是真的。我们身在庐山。

四、化真为假

把假的说成是真的是神话，而把真的弄成是假的也是神话。它的特征是掩盖会戳穿神话的事实真相，或隐瞒、或虚饰、或贬损。这同样是在造假，是在制造神话。

有许多人不敢正视现实和历史，需要虚饰。这